

黔南叢書

第三集第四冊

黔南叢書第三集

桐堊詩集

據陳氏煥燿刻本校印

序

貴陽周漁璜先生桐埜詩集其弟起濂始刻於都中者
曰北本其同年友汪千波再刻於吳下者曰南本並先
生所自定始康熙丁丑冬迄於沒凡十八年之詩北本
爲篇三百五十有二南本溢出一篇而已乾隆嘉慶間
貴陽謝大令庭薰以先生未刻稿與南北本錯雜編之
不體不年似類非類是爲謝本其中已改定入集元稿
及贗作及漫酬代倩一概闌入蕪穢攪亂友芝每讀而
病之而耳食者震於先生重其本爲備競轉鈔秘弄不

已道光丙午冬在貴陽志局見先生後人所錄已刻未刻諸稿本其未刻題曰迴青山房集爲詩三百九十有五篇則丁丑以前上至壬申歲數年作先生未及改定者其題曰桐埜山人遺詩六十有七篇題曰稼雨軒近詩二十有九篇並丁丑以後作先生定集時刪去者又有方志所錄十有二篇上三編並失其稿者凡四種通五百有三篇謝本一一有之知卽其所據也就諸稿論之迴青則標格已騫遺詩稼雨風華淒勝究不若所自定之鷹揚虎視天骨森張爲平生詣力所極自先生沒

到今百四十年遺稿匱傳後生何敢輕弃而以推先生
刪定之意如沈尙書別裁集載古詩之武陵爲人題北
窗高臥圖律詩之南隄踏青山陰舟中等其佳句口相
傳以熟者並在遺詩卷中他可知矣而無以解于時人
買菜之見與謝本屬亂之非因據北本析其繁重之一
卷作四卷爲正集其未刻稿畧師李彤取山谷所刪四
百餘篇附入外集之意別爲集外詩六卷各識以原題
續其後藏篋衍示子弟先生負經世才詩文特其緒餘
澤州相國在直廬聖祖仁皇帝問今詩人既畧先生名

對及予告陞辭復以將來可大用薦先生在翰林掌院
揆公亦時于奏對言其才曾不十年自檢討晉詹事先
生所以信友獲上必有大過人者乃宮相方膺巫陽遽
召不惟不得盡其用而傳業無人末從諗其行蹟雖典
試兩浙督學順天之甄拔得人閱兵江淮之賞罰不阿
猶在鄉里稱說卽又不能覲縷差幸詩卷長留後生小
子得從興寄之餘稍窺襟抱所在摩挲遺文未嘗不掩
卷大息也今南北刻板已無存舊印亦罕觀山陰陳燿
亭上舍閔學者求本不易見友芝所編錄力任剗闕以

正集先之咸豐壬子九秋竣工乃述緣起於簡首獨山
後學莫友芝

重刊相整詩集序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illegible]

原序四首

附轍詩
一首

古六藝首詩雖廟堂之上高文典冊亦必以五七字爲
乘章之先故館閣唱誦頗重體製向者余在館時皇上
親御保和殿課詞臣以應制之作其有非體者黜之尊
典冊也頻年以來間或雜之以草野之音以爲長安高
髻姑隨會轉圜而于是藝文之一有未可問矣貴陽周
先生以揆天之才力持大雅其于四術六教凡與經學
有發明者悉究極根柢不詭流俗而至于爲詩則興比
互進情文兼生古可追魏晉而今體聲律總不出神景

開大之閒昔所稱風雅之宗領袖羣彥者非先生與明
代無學其在嘉隆間每謂歌詠寢衰所挽回而振興者
多不在館閣而在部寺而先生一起而灑雪之顧予謂
先生之學不止是者前此乙酉鄉試先生奉簡命主文
兩浙其題之錮于學究千百年轆轤牢不可破堂堂書
義一似帖經之糊題聖人大經爲之泗沫不止策士入
秦知高陵涇陽而並不知有秦王者而先生悉力釐正
使是科墨藝超然獨絕于天下則其原本經術崇聖學
而輔聖治爲何如者嗟乎讀其詩可以觀矣康熙戊子

秋七月蕭山同館弟毛奇齡漫題于書留草堂時年八

十六歲

翰林神仙之職爲文章號館閣體富麗工緻不爲幽憂
奇宕之言比於徐孝穆之宮體楊文公諸人之西崑自
唐以來皆然蓋天有以命之也明時李茶陵自翰林登
揆主持風雅天下宗之北地不由館選浮湛薄宦自樹
一幟何邊諸人起而和之以少陵閎肆之音矯元季淫
靡之病七子之名乃烈于涯門虞山升懷麓而黜崆峒
由門戶之見也宮詹貴陽周公漁璜以解首得館職在

京師二十年好爲詩能開闢自立上自建安下逮竟陵
無不研究而進退之而尤措意於東坡遺山青邱東澗
諸集當其得意攻堅鑒銳砉然有聲無形似之言與浮
游之響其於館閣之體枘鑿不相入矣余嘗與公爲銷
夏之會公作萬佛寺大鐘歌瑰偉特出冠于一時由是
稱翰林能詩者必以公爲嚆首不數年晉秩宮相未幾
而疾作疾中覩縷平生詩爲一集命余序其端集甫成
而卒使公得永其年翱翔名位以終其業必能題唱後
學興起衰瘠破門戶之見而去積痼之習其有造於世

豈黜哉而今顧不究其施以死豈天之有以命之者優
之於此而卽不能復涉於彼耶抑詩窮而後工藉不必
窮而亦必有不得於時而後激昂以盡善也使公不得
爲翰林必更有所樹立傾動一世如北地諸人者而今
且功名不得與茶陵埒天之奪之不亦甚哉先是溧陽
史公耕巖爲詹事時數刻詩皆命余序而尋亦卒三年
之內爲兩公序詩其能詩同其官職又同皆與余有物
外之賞而又皆年不六十而殂老成凋摧知己淪喪如
遺山所謂賦分單薄所與遊者爲所延及者撫公之詩

不禁流涕而三嘆也公死無嗣其尊人萬里來京師以公之遺意刻其集促余序余受卒讀而序之嗚呼以公之學之專且勤而其集乃止於此非公之志也此又余之所以爲公深悼惜者也康熙五十四年六月小盡日江都後學郭元紆謹引

余自少壯時卽喜爲詩爲之既久而未能工也然嘗竊聞昔人之緒言而畧有以知學詩之說焉書曰詩言志歌永言春秋之世列國名卿大夫聘問宴享皆相率賦詩趙孟因是以觀七子之志蓋吾人性靈振觸景物流

連其中必有輪囷偃塞不能自己者乃於詩乎發之莫
知其所以然而後能令讀吾詩者動魄驚心興起奮發
故曰文以足志辭以足言言之無文行而不遠舍是以
言詩譬之不歡而笑無疾而呻守羽卿之科條奉廷禮
之壇坫縱令駢花儷葉取青妃白非不爛然溢目終是
土偶陳羹於性情豈有當乎貴陽周君桐埜與余同舉
南宮又同入詞垣其爲人易直坦率不立崖岸志趣與
余又同由是晨夕過從不厭數促相與鏃礪問學揚扞
風雅抵掌盱衡別裁僞體聞余之論未嘗不莫逆於心

歎爲知言也初君在翰苑或疑其起自遐方未嫻聲律
時值館試君詩先成藁置硯函下同列者得之謂是館
師手筆旣乃知爲君作相與斂手歎服從此才名鬱起
館閣間無不知有桐堊周先生矣君於詩不多作不苟
作一洗儲耳剽目生吞活剝之弊而歸於抒寫性情故
其詩不名一家大要以清遠之思運俊逸之氣或冲澹
而和雅或高潔而沈雄無籠厲之詞無闡緩之調視近
代之樸李杜宗初盛者捧心學步適足以形其塵容俗
狀而已矣君與人交有終始此二十餘年間與余月多

同賞杯必共持酒闌鐙炮談諧暢適顯顯然在心目間
而君已不可復作嗚呼其可悲也已君好古嗜學丹黃
兩毫不省去手取放翁白髮無情青燈有味之句貼於
座間病中猶酌酒賦詠不輟既革手出是編示余屬爲
刪定昔曹子建謂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嘗好人譏彈
其文有不善應時改定丁敬禮嘗作小文使僕潤飾之
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爲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
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耶吾嘗歎
此達言以爲美談今君通懷樂善不讓昔賢而余又才